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二九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通知

凡晉綏軍區所屬部隊經費、糧秣、服裝等一切報領手續及有關供給等問題，今後仍改歸後勤供給部直接領導處理，希各部勿再向行署財政處接洽，至政府系統則按照行署頒發之「四七年度財政供給制度」所規定供給關係直接向行署財政處報領，特此登報通知不另行文。

晉綏行署財政處　晉綏軍區後勤部

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利民」香煙問市

逕啓者敝廠設立興縣南關三段，門牌六十號，特聘高等配料技師熟練捲烟工友，製造「利民」牌香煙，烟色金黃，氣味芬芳，裝潢美觀，價格低廉，如承光顧，不勝歡迎之至。

興縣南關香市文新烟廠啓

中國解放區青聯籌委會公佈 紀念「一二九」「一二一」口號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中國解放區青聯籌委會頃公佈紀念「一二九」「一二一」口號如下：

（一）紀念一二九和一二一，繼承與發揚一二九和一二一的光榮傳統，爲爭取人民的徹底解放，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爲和平民主獨立的新中國鬥爭到底！

（二）反對蔣介石賣國，廢除賣國的蔣美商約！反對蔣介石獨裁，要求立即解散非法的僞「國大」！反對蔣介石進行內戰屠殺人民，全國青年行動起來，制止蔣介石軍隊進攻解放區！

（三）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全面侵略，抗議美軍的暴行，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去！

（四）援助上海人民爭自由生存的鬥爭！援助全國一切爭生存自由的鬥爭！懲辦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結束劊子手的統治！

（五）國民黨區的青年朋友們，奮起呀！在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一二九任務未完，一二一血跡未乾，快行動起來，爭取民族的解放，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實現，爭取我們安定的生活，職業的保障，讀書的自由，要蔣介石放下他的屠殺的血手，用行動粉碎獨裁者蔣介石的專制迷夢！

（六）解放區的青年同志們，更緊張的動員起來，更努力的參加自衛戰爭的工作，更奮勇的到人民軍隊裏去，保衛自己的土地和老家，保衛解放區，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

（七）全國青年聯合起來，爲全人民的徹底解放而鬥爭啊！爲全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啊！爲全人民的和平幸福而鬥爭啊！

一二九萬歲！一二一萬歲！民族獨立萬歲！民主自由萬歲！民生幸福萬歲！全民族愛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人民自衛戰爭的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河一區開辦冬學四十多處 提高思想推進了工作

講解公粮條例與時事貫澈了通產 掀起快交粮交好粮支援前綫熱潮

（本報訊）因與冬學密切配合，河曲一區公粮工作已基本完成，並貫澈了通產。配合徵粮工作，各村先後開辦了四十三處冬學，十處識字班，冬學教員大部份由村幹部担任。他們白天幫助調查登記通產，晚上在冬學裏講解公粮條例及通產意義，鼓勵羣衆發展生產；並針對米五美匪徒渡河詐擾之後羣衆不安心理，着重進行了時事教育，說明米匪渡河，主要是我們疏忽麻痺，又川八路軍在離圈堡一帶打死幾十個朱匪，打跑敵人的事實，提高羣衆信心，及加强民兵工作、自衛備戰的認識，同時啓發羣衆檢討擁軍優抗工作，從思想上認識過去少數人遲交或交壞公粮的錯誤。這樣在二十五天之內，全區四十八個自然村有四十一個貫澈了通產。並掀起一「快繳公粮，繳好公粮，多援前綫」的熱潮。沿黃河岸的城關、唐家會、南園三行政村羣衆，在公佈公粮數字後，不到三天就全部交清，大部都是碾簸得很乾淨的糜米、麥子和棉花；焦尾城自然村有二百一十多戶，受朱匪劫掠最厲害，但在一天之內就交完了全村的公粮；城門富農郭常富很準備交納十石公粮，按通產計徵了九石多，他把預備下的穀米，不到三天全部換成每斗貴一千元的糜米交了公粮。目前全區總數二分之一的公粮已經送入倉庫。（張樹誠、梁明）

一切爲了自衛戰爭的勝利

臨縣群衆熱烈參戰擁軍

（本報訊）「一切爲了自衛戰爭的勝利」。這是記者踏入臨縣後，第一個最深的感覺。不久前，曾有十多位幹部參軍到前綫去，現在又是數千參戰隊集中向呂梁前綫進發。我曾參加過都督村的羣衆大會，十七位青年踴躍報名參戰後，全村羣衆以最大的喜悅，給參戰者每人調劑一身嶄新的大皮襖。李神虎報名後，母親連夜趕縫乾粮袋；父親把身上的大皮襖脫下放在他肩上，囑咐說「去吧，去吧！」當參戰隊出發時，全村羣衆熱烈送行。我在許多村莊，看見婦女們趕製軍鞋的緊張情形。人們知道，只有自衛戰爭的勝利，才能過平安快樂的日子。所以羣衆不惜把最珍貴的東西慰勞軍隊。前些時某部從臨縣經過，陽坡全村八十孔窰洞，就騰出七十孔，並打掃乾淨，舖上毡子讓軍隊住。沿大路村莊，婦女兒童都組織招待小組，軍隊一到，便引進溫暖窰洞，問長問短，又是開水，又是洗腳水。然後婦女們挨門訪問，看見那位衣裳破爛或不乾淨的，就請趕快脫下補洗。較重的傷病員同志，都一起一起的而吃雞蛋和麵湯。許多傷病員感激掉淚，尤其那些被解放的閻傳士兵，更感動的說：「八路軍和老百姓這樣的好，怎能不打勝仗呢！」（行）

痛恨閻錫山 感謝八路軍

大寧群衆領救濟粮

（呂梁前綫三日電）大寧民主政府所發出的一千大石救濟粮，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始發放，每日糧倉領粮農民達三百餘人，一般貧苦農民每口可領二斗以上，抗屬每口三斗以上，三天中，已有十五個村的千餘貧苦農民領了粮食。某村曹正琦母親領到五大斗米後興奮的說：「八路軍來了，給咱們粮食吃，頑固却向咱要粮，眞是天地之別。」該村六十七歲的前清秀才曹長澤等四個人，領到一石一斗米，感激的兩眼含淚說：「我經過同治、光緒、宣統、民國，第一次見到這樣愛民如子的政府，可恨我爲何不遲生二十年。」村幹部武德周老先生在領得救濟粮後，滿臉笑容的說：「今後再不受頑固的氣了，生活也有了辦法，你們再見了我兒，叫他把反動派消滅完，給我報仇。」（解子仁）

新解放的大寧永和群衆 運送粮彈支援八路軍

（新華社呂梁前綫三日電）在消滅閻頑軍解放全晉西南的熱情鼓舞下，新解放的大寧、永和兩縣羣衆熱烈支援前綫，僅上月二十七日一夜，即聚集羣衆五百餘、牲口百頭以上，爲解放隰縣之我軍運送粮彈。大寧兒吉村一處，即有農民馬銘年等九人，自動報名趕上自己的毛驢參戰。賀全村村民驢常富發動該村四頭毛驢連夜到倉庫裝粮往前綫上送，途中並動員大家早把粮送到，保證軍隊不受餓，早一天消滅頑固。大寧城關磨房的萬和忠，聽到民主政府動員牲口送粮的消息後，立即吩咐長工「快給咱八路軍送粮去，要不是八路軍來，就要天天給頑軍支差，那裏能像現在整天磨麵賺錢。」在永和僅納城一村，一次即動員出十餘頭毛驢、兩頭牛、五個羣衆，當他們路經大寧、午城向隰縣運粮時，看到隰石、臨縣、方山、汾陽、孝義、汾西等縣羣衆均遠道前來參戰，青年王志邦興奮而慚愧的說：「看咱老解放區的老鄉，爲了解放全晉西南人民，都這樣遠來參戰，咱們可更要好的幫助咱八路軍」。新解放各縣羣衆，正繼續開展着支援前綫的熱潮。（解子仁）

上海攤販慘案是蔣統治下 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新標誌

——新由滬來延某權威人士談——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據新由上海來延的某權威人士談：上海自上月三十日起發生之屠殺攤販大慘案，不是上海一地的偶然事件，而是蔣介石統治下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新標誌。蔣介石政府爲什麼要消滅攤販？他們的藉口當然是「整頓市容」，實際上，還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經濟危機加深中更兇惡殘暴的經濟壟斷的表現。蔣介石的統治，弄得大多數人一天比一天更窮了，很多人已經沒有能力到四大家族控制下的大公司大商店去買貴東西，於是大家轉而向攤販買便宜貨，因此在上海的攤販營業變成空前的繁榮，而大公司大商店的生意就冷落起來。四大家族不想從改變自己反動統治中來挽救社會經濟的破產，反而仇恨攤販，認攤販爲搶奪了他們的市場，企圖消滅了攤販來保持大公司大商店的銷路。

現在上海攤販已經是上海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廣大中下層羣衆多從攤販買日用品，而攤販的人數也異常龐大（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攤販的來源大體上有：（一）破產或半破產的中小商人，（二）城市貧民，（三）失業或半失業的職店員，（四）失業或半失業的工人。日本統治上海時代，即已因廣大人民經濟沒落，以「跑單幫」的形式（即以旅客形式奔走各城市之小販）開始了這樣的活動，上海經過蔣政府的「劫收」，一年來，經濟危機更大了，攤販也就更多了。

攤販所售的貨物，一般爲日用品，最主要者有下列幾種來源：一爲美軍武裝走私的美國貨，二爲粮食等，三爲「劫收」貪汚者私賣出來的敵僞物資，四爲破產與半破產的工廠商店餘存的貨物，五爲破產家庭出售的舊貨。

從購買者、攤販以及物資的來源看，在蔣政府反動統治沒有終止以前，攤販營業只有增加，不會減少，蔣政府無論如何禁止不了的。

蔣政府在上海取締攤販，從今年春季已經開始，攤販們最初是集中營業，警察把他們趕走，於是攤販們就採取分散經營辦法，到各街各巷分別去作生意，後來警察又來取締，於是許多攤販轉入比較隱蔽的辦法，在沒有警察的地方就拿貨出來叫賣，看到警察來了，立即收拾起來，裝作行人模樣。這一次大批逮捕以及以後大量屠殺攤販，是更進一步也是更野蠻的手段了。

人民窮的不能活了，要用肉體消滅辦法來維持反動統治，結果必得其反，這是上海中外中立觀察家共同的看法。

抗議蔣政府驅逐命令 天津攤販全體罷市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據中央社三日天津訊：天津攤販已以全體罷市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驅逐攤販命令。本月二日，蔣記天津市政府藉口「妨礙交通」，勒令攤販自其集中地區的舊法租界菜市場一帶立即遷至張自忠街，攤販於聞訊後，以年關在即，且遷移，損失必鉅，乃組「跪哭請願團」，案赴市府及警察局請願緩遷，但當局加以拒絕，謂「成命難以收回，必須執行」，致問題一由僵持而轉趨嚴重，全體攤販已實行罷市，表示抗議。

五寨冬實工作結束
小河頭發動了群衆
公糧與土地改革順利完成
火燒窯等村工作分了家，結果沒做好

（本報訊）五寨冬季工作實驗已告結束，活的榜樣在幹部面前證明：冬季工作能否做好，全看是否真正發動了群衆。全縣進行實驗工作的共有三個行政村，到火燒窯行政村去的幹部，沒有掌握以發動群衆解決土地問題爲中心的方針，十二個人中，分了十個人專做公糧工作，剩下兩個人來際決土地問題。徵糧的沒向群衆仔細解釋公糧條例、通產意義，也不管解決土地。解決土地的只草草登記土地，不向群衆解釋土地改革的政策，也不管徵糧。總之，都不發動群衆，工作分了家，結果當地雖有大量土地未分散，但群衆不敢要。南莊窩自然村光寺、廟地就有一百九十餘垧，群衆說：「多種地就得多出公糧，說不定甚時候地又輪不上咱種了。」因未發動群衆，今年評通產時又給富農戴了帽子。楊宅行政村有類似情況，還發生大村給小村轉嫁負担的不公現象。小河頭的實驗工作與此相反，到那裏去的幹部，首先幫動群衆打場，了解情況，然後通過鬧小會、上冬學等宣傳政策，啓發群衆覺悟，並給十八家佃戶算了翻身賬。佃戶宋三丑去年的租子是明減暗不減，幹部給他算：「本來按對半減你是徵不上公糧，可是名義上你還是五五減，所以你就要少分糧食還得出公糧，是不是？」「唉，我明白啦，年時我少分了一石七斗穀，還出了斗四升公糧呢！」進一步研究原因之後，三丑氣憤地說：「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再不裝孫子了。」後來他便和地主算了賬。群衆發動起來後，選了十二個積極份子，組成清算委員會和評議委員會，配合幹部同時進行兩項工作，結果都搞好了。評定通產時，鋒家地主想佔便宜，說：「把我家的地畝評大了，然後級也評高了。」大家知情，都要和他換地，當然不願意。後來丈了他的地，又多丈出來，一齊要求增加了他的地畝與等級。全村共清算出土地五百三十八垧，分配土地時，有六十家提出要地，但因經過徵糧工作，各家情況及應分土地好壞等都已了解，沒有發生多大困難，還將過去侵犯了中農的土地退回了三十四垧半。最後改選了農會，選舉了兩個積極分子，撤換了一個壞幹部；爲了保衛鬥爭果實，新有十二個翻身青年自願參加了民兵，使民兵由原來五人突增至十七人。

縣區幹部會上總結實驗村工作之後，緊接着佈置了今後的工作，縣上明確提出要堅決貫徹以發動群衆解決土地問題爲主，做好公徵及其他工作的方針。縣、區幹部全部下鄉，首先集中在根本未解決土地問題和解決不徹底的十七個行政村，發動群衆分散土地；同時在十五天內把這完成公糧。下餘十一個較有工作基礎的行政村，則根據幹部力量，暫且做一兩個自然村的工作，等到以上二類村莊的工作結束後，所有幹部便集中來還十一個行政村工作。總的計劃要在舊歷年前完成全部公糧和第一步土地改革的任務。（琉）

嵐五區幹部會
通過具體事例檢討
克服自私、擺老資格

（嵐縣訊）上月廿一日，五區召開幹部會討論冬季工作。在檢討中，會以陽寨行政村爲例，指出幹部自私和擺老資格的不良現象，以提高幹部爲群衆服務的思想。陽寨村今年鬥爭惡霸歸文萬時，村主任想多得果實，黑夜將白洋藏在農會物內，特他私向臨某送房，爲了避免群衆反對，又糾合民兵分隊長王三科、張雙全共同蓋下十二間房子，因爭要好房，互相吵架；後來上級發覺糾正，還不滿意；村公所開會也調不動，不做工作，引起群衆反對。副中隊長擺老資格，不做工作，看不起新幹部，自己不勞動，還賤群衆的便宜，到合作社賒布不給錢，第二次沒臉上就爲人，同樣引起群衆不滿。各小組討論到這些問題，一致認爲幹部自私和擺老資格，損害工作，脫離群衆，也阻礙自己進步，今後必須糾正。陽寨村主任在會上得到大家的幫助，也認識到自己思想不對頭，決心改正，回村後好好工作。（王生逵、卜買元、姜有良、劉立漢、李尚信）

群衆迫切要求了解時事
但不能及時看到報紙
河一區開始注意改進發行工作

（河曲訊）一區城關群衆，迫切要求讀報，了解時事，報紙一到，大家就湧來看報。教員劉禱河同志到街上讀報，就有二三十個人圍着聽。李金元是個雙眼失明的瞎子，每天早上一起來就叫他兒子讀報給他聽。街上也常常有人問報上有什麼消息。但一區發行工作很差，常不能滿足群衆對時事學習的要求。一次在區公所通訊員家內，就發現郭家沙梁的四張報堆在炕上沒發；西關市公所，同樣有許多報紙堆着沒發；十一月十七日的報紙已經到了，但有的訂戶十一月一日的報紙還在市公所的抽屜內，十一日還沒把三日的牆報貼出去；至於隔一天才發報或隔一天才貼牆報，那是常事。區上發現此種缺點後，已開始注意改進。（張樹誠）

（又訊）李家溝村公所今年八月份就定了一份貼報。但至十一月中還沒見貼過一份，每期到了就在村公所堆下，自然村定報的，半月也看不上一期，原因是沒有專人負責發行工作。行政村幹部爲此開了一次會議，具體分工，派固定的通訊員專門負責這件事。（李森）

民兵安保福堅貞不屈
無恥頑軍僞裝我軍，他上了當
被刺倒血泊中還喊「打打打」

（崞縣訊）（遲到）安家莊民兵安保福，在閻頑侵崞縣時，自願報名參加八路軍，在家整頓行裝時，被僞裝我十九團的兩名頑軍抓住。起初他誤認爲八路軍，親密地招待，並堅決表示：要消滅閻頑軍！他被誘到村外，一排上刺刀的頑軍包圍住他，要他講出我方秘密。安保福知道上了當，他不肯吐出半個字。閻頑軍便狠狠的刺刀向他刺來，他倒在血泊中。閻頑軍問：「還打不打頑軍？」安保福咬牙切齒回答：「打打打！」閻頑連刺連問，他一直是「打打打……」，直到不會說話，他的嘴還是打打打的動着。這種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嚴守革命氣節，聞者莫不肅然起敬。（龐一敏）

× × ×

薛保元探家真高興
走時沒有一畝地，現在買下山地卅六畝、坪地二畝

（臨縣訊）三區木瓜坪村薛保元參加部隊六年，走時家中沒有一畝土地，他想家中還是個窮人家，老母親和十六歲小弟不知怎樣過活。此次他和連長相跟回來探家，一進門就問他母親：「家中有什麼困難沒有？」他母親笑嘻嘻的說：「咱家買下山地三十六畝，村人對咱很好，今年六月間村幹部說：因你當兵，咱是抗屬，給咱買了坪地二畝，今年還給咱代耕工十四個。」村裏人聽說保元回來也都來慰問，保元對他母親說：「我當選了戰鬥生產模範哩！」說着拿出一張獎狀。連長也說這是我們全連人選的，老太太很高興。保元見到家中無困難也很喜歡，因任務不能住，保元母親說：「孩們，早些走吧！娘看了一下，不想了。」連長又送給老太太掛麪說：「這是我們全連人的一點心意。」保元走時，老太太又送出門來說：「孩們，好好聽連長的話。」（劉昭銘）

文水某村紡織發展
人人都有棉衣棉被
正加緊開冬季生產

（本報訊）文水某村人民，一掃往年爲嚴冬所帶來的愁容，而喜悅歡愉。全村一百九十七戶，九百人，都穿上了棉衣，蓋上棉被。一九四四年冬天，全村僅有十分之六能穿起棉衣，且多破爛單薄，被褥或無被者甚多，被褥舊布還被日寇搶走，貧農陳永昇，賣去四畝地；全家六口僅三人能穿破棉襖。現在全家老少穿上嶄新棉衣，蓋着棉被，早晚忙於生產；他的土地已由九畝增至十四畝，打的糧食足夠吃一年。解放一年來，全村經常有一百四十九輛紡車和六十四架織布機開動着。入冬後，軋花車深夜響叫，他們正加緊擴大冬季生產。（森）

解放後六天內
隰縣中學等校復課
開始時事學習並協助刷寫標語

（新華社呂梁四日電）隰縣城於二十八日解放後，我民主政府立即派專人和從事教育多年之劉錫穀、李克溫兩先生商談恢復原有之「隰縣中學」、「縣立簡師」及城關中心小學。並發糧千餘斤作爲補助教職員的生活。經師生兩日之整頓校舍，各校已於四日正式復課，開始時事學習。被閻軍解散回家之部份學生正陸續返校。上述三校過去共有學生五百餘人，他們遭受閻錫山之惡毒「思想統治」，匪迫高小以上之學生及教職員一律參加「同志會」等特務組織，並派遣一「僞裝教員」到「隰中」、「簡師」進行特務工作，執掌校政，教職員在四五個月中得不到薪水和生活補助費，每天强迫師生爲閻軍搬石頭、修碉堡，生活極苦。他們爲八路軍解放後，[illegible]異常，留校學生立即協助我軍宣傳，並刷寫標語，大家決心全力貫徹爲人民服務的新教育方針。（馬耿）

水磨灘土地改革中
整頓健全了農會

（興縣訊）一區水磨灘在解決土地問題時，發現農會組織混亂，工作鬆懈，會員不知道組長，組長不知道幹部，既不開會，又不教育；甚至有破產地主和吸大煙的也混進農會，工作不能很好進行。在調查土地中，首先進行翻身教育，着手整理農會，提出：「農會是誰的組織？什麼人才能參加？」讓大家醞釀，從回憶過去遭到現在，配合討論解決土地問題，互相教育互相審查，最後提出有下面三個條件的才夠會員資格：（一）勞動農民。（二）正派沒嗜好。（三）擁軍擁政。大家並批評了新中農安某不愛護軍隊、罵幹部，翻了身忘了本是不對的。又中農賈在龍過去誤訂爲富農，這次把調劑地退給他，非常高興，自動要求參加農會。對地主混入農會問題曾進行深刻檢討。經過這樣教育整理，全村六十六戶，有四十七個會員；並選出六個公正農民任農會幹部和小組長，勝利的完成土地改革。（魏進德、馬荃良）

呂克勤智取碉堡

秀山

重要的碉堡把臨縣城緊緊包圍在中間，爲了掃除這些攻城的障礙，激烈的戰鬥已進行了兩天一夜。這時正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十時，Ｘ部一連，奉到了拔除城西山上碉堡的命令，連指揮所決定首先派三班長呂秀同志去偵察情況。他帶了兩個戰士，躡着輕悄的腳步，摸到了碉堡跟前。他們發現碉堡周圍滿佈的地雷，拉雷繩像蛛網一樣的稠密；地形觀察清楚了，順便用刺刀割斷了四根地雷繩子，便轉回來報告了情況。

排副呂克勤聽完了報告，心裏想：「假如不把這些拉雷繩割斷，進攻時，一定會蒙受重大犧牲。」於是，他自告奮勇帶了四個戰士，二次摸到碉堡前，叫戰士們都隱蔽到工事裏，他一個人繞着碉堡、摸槍眼、找門子，仔細地往碉堡裏探望。呵！原來閻軍正在碉堡裏呼喝賭博呢！呂克勤正在想如何趁敵不備，消滅敵人。忽然！從南面一個碉堡裏來的七個頑軍，已站在他的面前；爲首一個拿着手槍，第二個着一盞箱子彈；其餘五個都端着步槍，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呂克勤已躲閃不及，急中生計，順口便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敵人答：「去聯絡的，你是幹什麼的？」呂副排長立即回答：「我來查夜的，怎麼這個碉堡上連哨也不放呢？你們不知道八路軍就在前面麼？」爲了不露馬腳，緊接着他又問：「你們是那一部份？」敵人答「二隊。」「你是那一部呢」敵人接着問。呂副排長答道：「我是一隊的。」並指手劃腳地說：「我看這面（指碉堡北面）我們担任警戒，那方面由你們負責。」閻軍很相信他是自己人，滿不在乎的把子彈退到槍後，便轉身返回南面碉堡去了。呂副排長親熱的一手拉着後面一個閻軍的肩膀，要求他給帶一帶路，一邊仍滔滔不絕的談論着今天作戰的情況，那個閻軍被他拉了幾十步，當他發覺「上當」時，已經成了我們的俘虜了。

碉堡上的拉雷繩，並沒有完全剪斷，呂克勤同志和戰士常守改，帶着剪子，又慢慢摸到碉堡跟前，把周圍的地雷繩子一根根都剪斷了。緊接着，他帶領五班和爆炸組，在輕重機槍的掩護下，像猛虎一樣撲到碉堡跟前了。敵人還急忙拉地雷，卻是只見一縷子，不聞雷響。爆炸組的周成東、侯三子已把炸藥放到槍眼跟前，燃着了。「轟」的一聲，天翻地覆，接着又是一排手榴彈，呂克勤同志大聲喊道：「三連上碉堡，一二連掩護。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你們要是不繳槍，就把你們炸死在碉堡裏！」閻錫山「兵農合一」的「兵」，那裏再敢不放一槍呢？他們都要求繳槍投降，但是軍官怕他們投降，早把門用一塊大石頭蓋上了。於是他們挪開了石頭，十多步槍、兩挺機槍、一個擲彈筒、近萬發子彈，都從碉堡裏遞了出來。十八個俘虜兵，站成一行，同聲說道：「這下我們從此解放了！」

蘇評論員評稱：在加緊內戰條件下召開「國大」 預示反動派將有新策動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莫斯科二日廣播：蘇評論員馬克可夫論「中國反動派的新策動」說：今年一年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已將中國人民建立民主的要求一筆勾消，政協會議的重要決議沒有一條被實行，內戰不僅未停止，且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國民黨卻單方面召開「國大」，參加的代表，包括不少抗日時期的賣國賊，民主份子卻沒有任何一人參加，可是在國大開幕典禮上，蔣介石卻把國大說成不僅是通過憲法的大會，而且是什麼「民主的進步的大會」，中國各民主政黨明確抵制的「國大」，將通過一個完全非民主的憲法。該評論員結論稱：「國民黨在獲得美國經濟軍事援助而加緊內戰的條件下召開「國大」，預示中國反動派將有新的策動。」

晉冀魯豫我軍四個月來 殲滅蔣軍十一萬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本社記者齊明報導：七月，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援助下，調遣二十二個軍（內美械嫡系七個軍）五十多旅，向晉冀魯豫解放區全面進攻，夢想實現「消滅劉伯承主力」的狂妄計劃。但四個月以來的事實，被消滅的不是劉伯承主力而是蔣介石十一萬大軍。

在冀魯豫大平原，天才戰略家劉伯承將軍麾下的人民常勝軍，接連打了隴海、大楊湖、龍堌集、鄄城和最近的滑（縣）浚（縣）五次大殲滅戰，殲滅了進犯蔣軍十個半旅，共七萬餘人，其中包括蔣介石嫡系整三師全部和美械整十一師六千餘人。

在同蒲沿綫，陳賡將軍指揮下的八路軍，在聞喜殲了胡宗南一個多旅，在解放同蒲中段洪洞、趙城等五縣時，殲滅了閻軍兩個旅，在浮山又殲滅了號稱「天下第一軍」蔣介石嫡系美械第一師第一旅，

豫北平漢沿線各鎮，我軍在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下，先後殲滅蔣軍一個半旅以上。

截至目前為止，蔣軍被殲已達十六個旅（內美械嫡系四個旅）共十一萬餘人，俘蔣軍師長（原軍長）趙錫田、旅長（原師長）黃正成、劉廣信、楊繼明以下官兵近六萬人，獲山砲三十門（內美造十七門），美造榴彈砲八門，各式火箭砲、反坦克砲、迫擊砲等一千五百一十門，共大小口徑砲六百餘門，重機槍五百六十餘挺，輕機槍兩千二百四十餘挺，步槍兩萬五千餘枝，坦克十八輛，汽車百餘輛……

擊戰爭普遍展開，已予蔣軍嚴重的威脅，在冀魯豫[illegible]鉅野以南隴海以北廣大地區，已無敵蹤。在晉南，以聞喜為中心的十一縣，已建立了游擊根據地，共解放土地二萬六千平方里。在豫北，道清西段路南大丹河西沁河以北，已被游擊隊全部控制。在同蒲沿綫，廣大人民展開爆炸運動，大量殺傷蔣軍。

現劉伯承的人民常勝軍在三千萬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日益強大，翻身農民已有×××人參軍，全區人民捲入了支援前綫的熱潮，各軍火工廠增產百分之二百五十到百分之三百，為殲滅第二個十一萬第三個十一萬，收復一切失地而猛前進！

新四軍華中野戰軍 十一月份殲蔣軍六千 犯鹽城蔣軍五天折兵一千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司令部頃發佈十一月份自衛戰公報如下：大小戰鬥三十四次，拔除宋埠、欽工、石奶、車橋、保口、順河集、劉橋、丁家橋、李堡、角斜、栟茶等二十餘強固據點及收復淮安以東洪黃河以南六十里橫三十里之大塊地區，斃傷俘蔣軍六千餘人，繳獲美製六零小砲十門，各種口徑迫擊砲十門，輕重機槍十餘挺，各式長短槍七百九十八枝，各式口徑砲彈二千四百餘發，各種子彈十萬發，擊毀B二四型轟炸機及P五一型戰鬥機各一架，擊沉裝甲汽艇兩艘。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蘇皖南綫新四軍自上月二十六日起五晝夜間，共殲滅由東台北犯鹽城之蔣軍八十三師及六十七師所部一千人。在完成殲敵有生力量目的後，新四軍已於上月三十日夜主動撤出丁溪（東台北十六里）及草堰（東台北十里），轉移至新陣地抗擊。現蔣軍正糾集其六十七、六十五師等部集結東台，以加強北犯兵力，但其六十七師一個團，[illegible]海安[illegible]角斜栟茶一[illegible]，隨即被新四軍某部收復，由此可見蔣軍兵力不足。

東北民主聯軍地方團隊 殲滅蔣偽匪九千餘人

（新華社東北二日電）東北各地民主聯軍與地方團隊於十一月份反霸食鬥爭及十月至十一月剿匪戰鬥中，戰績如下：殲滅進犯蔣軍團參謀長以下三千餘人及蔣收編之偽匪「中央先遣軍」副軍長王乃康、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謝文東以下六千餘人，松江全境「中央胡匪」已全告肅清，合江地區匪部大部就殲，因能使解放區治安更趨鞏固。據不完全統計，繳獲各種砲七十餘門，輕重機槍一百餘挺，步槍四千二百餘枝，同時繳槍六十餘挺，戰馬一千三百餘匹，子彈十三萬四千餘發。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遠約侵佔農安西南楊大城子之蔣軍，近日不斷四出竄擾解放區，遼吉二分區某部乃於上月二十九日乘起反擊，收復該地，蔣偽軍聞風向東北方面逃竄。遼吉一五分區地方武裝一部，上月九日於熱北開魯西之札蘭營子將匪犯之蔣記偽匪翁綏部百餘人全部殲滅，繳獲小砲一門，步槍三十餘枝。

「國大」拾零

在選舉主席團以前，南京市上出現了「抬轎子的」與「提燈籠的」兩種人，幫主子拉票，後者是代表。各省代表都組織了「聯誼會」也為此一目標「奮鬥」，廿日晚上，他們集會，一個代表站在椅子上大叫：「我們有四十六票和你們交換」，另一代表用手指著數目大聲回答：「我們是五十三票，願意交換。」一椅生意成功了，大家哄笑。某報記者說他們是一交易所」。

選舉主席團的預備會議中，秘書長洪蘭友宣讀主席團候選名單，小部代表們大都入睡的假狀態，連最活躍的攝影記者也有幾位在打瞌睡。正式選舉時，大多數代表都接到一張三十五個人的名單，這是國民黨當局圖定的，要大家「參照」。

一重慶代表潘昌猷（「國大」銀行總經理）在選舉時，不時對鄰座說：「隨便選選了，就是，我一定選梅蘭芳。」

二十二日「國大」後」，所謂主席團選出，所謂陳立夫等請辭主席團，而以邵力子等「榮譽」，邵氏對此「榮譽」似不感興趣，當即聲明不敢應命，而以身體不好為辭。至於陳立夫辭當主席，人云是為避免批評「國大」由CC操縱，表明「此地無銀卅兩。」

蘇北戰鬥英雄花國有 身先士卒率領全班 十分鐘內殲滅五十

（新華社華中電）蘇北新四軍「安塞」部熱烈開展戰鬥英雄運動。在宿（遷）沭（陽）公路上一次追擊戰中，花國有班扭住尖兵，在追到距潰退蔣軍五十米時，排副喊：「前面有挺機槍！」花國有立即向前猛撲，接着，就率領全班端着刺刀，直衝過去，嚇得三個蔣軍連忙繳槍。當副班長吳德富因奪取機槍負傷時，他隨即趕去援救，蔣軍向他連打兩槍均未中，花國有緊追上去，一把扭住了兩名蔣軍。花國有在十分鐘的戰鬥中，全班共活捉蔣軍四十二名，擊斃共十名，繳獲輕重機槍四挺，步槍二十一枝，創造以少勝多的光輝範例。花國有班長是位年青的共產黨員，不僅英勇善戰，且忠厚和藹，平時吃苦在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深受全班戰士愛戴，因此被「安塞」部的「鳳理」部全體指戰員推選為第一名戰鬥英雄，並成為「安塞」部大家學習的榜樣。

日電氣工人 罷工勝利

（東京訊）擁有九萬五千工人的全日電力職工會，在原定十二月二日舉行全國罷工的前夕（一日間）取得勝利，政府總主及半官方的電力公司答應滿足工人要求增資數目的百分之八十，即每月增付三千萬日元（合二百萬美元）。因而歷時五十天的電力工潮乃告結束。前此一日（三十日），本州印刷工會會員在共歷時二十天的罷工後，亦獲得勝利，資方允將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月薪增至一千六百日元。

美四十萬礦工堅持罷工 如政府持續反動態度 將引起工會猛烈反對

（聯合社訊）四十萬煤礦工人大罷工仍在繼續中，假如資方仍然抗拒勞方合理要求，此項罷工持續六十天的話，將有五百萬以上工人失業，生產將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持續三十天，則煤荒將使鐵路班次停開百分之八十，煉鋼廠減縮生產百分之三十，其他電力等公用事業也大部停頓，並將使全國收入從一千七百億元減至一千五百億元（商務部官方估計）。政府當局正反對礦工領袖路易斯施以壓力，並圖打擊整個美國工人運動。內政部長等高級官員出庭控訴路氏違法，並擬提早宣判。若干觀察家認為此舉倘成為事實，則充分暴露杜魯門政府完全站在獨佔資本方面，從而引起工會方面，不僅是各個工會方面，而且有自由主義派方面之猛烈反對，正如今夏反對杜魯門的反罷工緊急法案那樣。

紐約萬五千市民集會 主張加強對蘇友誼

（紐約訊）三日晚，此間麥迪遜廣場舉行「對蘇合作」大會，與會群眾一萬五千人，演講者均主張加強對蘇友誼。蘇外次維辛斯基亦在會上發表演說，他說：「蘇聯外交政策乃以與一切友好國家友誼及和平合作為基礎，蘇聯準備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裁軍與互不侵犯公約，並締結商業協定。」彼並相信：由於信用借款及資本主義國家從貸與信用借款中能取得報酬，故有達到協定的基礎。

（合衆社訊）美參議員渥貝爾一十九日發表演說稱：那些對蘇聯的誤解都是不對的，蘇聯並不想把它的學說強施於他國人民身上。他說：美國曾兩次對英作戰，而在拿破倫時代又實際上對法國作戰，但俄國卻從未威脅我們領土完整與安全。渥氏強烈主張加強美蘇合作。

美代表圖阻撓裁軍討論 蘇代表維辛斯基據理反駁 政委會決定暫不討論美方建議

（成功湖訊）聯合國大會已開始加緊工作。本週內各委員會舉行第七十次會議，全體大會亦於每日夜間舉行，以期及時休會，俾各國代表得返國度聖誕節。大會現宣佈將於十三日休會。

政治安全委員會仍繼續討論裁軍問題，美代表團於一日提出新的裁軍建議，據美代表團發言人稱：這一建議含意，是取消安理會控制裁軍計劃及使各強國使用否決權成為不可能。二日會上，美代表發言時說：美國在戰爭中化了許多錢，應對裁軍問題有更大的發言權，並強調應管制者不以原子武器為限，應包括一切毀滅性的武器。維辛斯基發言時說：軍事物資的重大耗費，固然可有發言權，但成百萬人民生命之喪失，應有更大的發言權。維氏又稱：蘇美兩國計劃的目的，首先均為禁止原子彈，但蘇方計劃亦規定普遍裁減軍備。委員會通過維氏提議，即暫緩討論美方建議，以俾蘇代表團得以有時間來研究它。開英代表提議成立一小組委員會，俾可能將各方裁軍建議合成一單一計劃。據塔斯社記者稱：會議上有若干代表企圖使裁軍問題與否決權問題混淆在一起，以阻止裁軍問題的解決。五強於數日會議後未作任何決定，即交回該委員會，終於裁軍問題之後討論否決權問題。

荷、法反動份子搗鬼 印尼和越南戰事再起

（塔斯社訊）荷蘭及法國帝國主義份子近又有新的策動，圖謀打擊印尼、越南的民族政權，取消前次簽訂的承認某些民族鬥爭成果的協定。美聯社消息稱：自十一月底開始，激烈的戰事又在印尼各島進行，同時荷蘭內閣又發生危機，因為軍人派反對荷政府十一月十五日與印尼簽訂的協定（按該協定承認印尼共和政府在爪哇、馬都拉、蘇門答臘三島的主權）。荷蘭通訊社報導：荷蘭遣兵船艦抵達印尼，表示戰事將繼續擴大。越南方面，駐越法軍當局於上月中下旬復無端攻擊海防越軍，巷戰達十餘日，市區遭受嚴重破壞，刻戰事已發展至海防至諒山一帶。惟越軍仍堅守海防市區及郊外陣地。據美聯社報導：法軍死傷頗重。

尋人

呂世[illegible]
[illegible]

張鐵[illegible]
[illegible]

馬春[illegible]
[illegible]

高義[illegible]
[illegible]

趙順[illegible]
[illegible]

從不肯工作到要求工作

（臨縣十區曲谷鎭村長賀學劾同志的反省）

新政權建立以前，我家一畝地也沒有，我給人家當學徒，學的做氈子，一年只賺七八塊錢。那時閻錫山的負担非常不合理，不論貧富一樣攤派，我一年賺得七八塊錢款子就得五六塊出。我哥病下沒錢治，只好眼看着他死去。新政權建立以後，咱的工作同志把我動員的做了工作，由自衛隊班長、小隊長、村主任一直担任了行政村的農會秘書、分隊長。在工作中新政權幫助我贖回二十一畝地，打下了翻身的底底，社會上的政治地位也逐漸的提高了，以前咱這些人是受人小看的，例如我父親的名字叫賀榮花，人家叫他「爛雲瓜」，叫我爲「爛雲瓜家兒的」或是「屁沽啃」。新政權手裏我當了幹部做了工作，誰也再不叫我「爛雲瓜家兒的」和「屁活啃」了，叫的是老賀·學劾。這時我自己覺得非常高興，所以工作做的很起勁，上級叫我做甚我做甚，工作中雖然有不少毛病，但還是儘量願意把工作往好裏做哩。去年村選時，羣衆又把我選成村長，我更高了興，工作更起勁。

秋後上級要調我去受訓，我也準備去，可是臨上一個人和我說：「這一下可不知往那裏調呀，出去死活那可不一定，爲人活在世上，就是爲的生男育女，兒孫後代，你現在走了怎地呀？你們這門子還要沒人頂啦」。咱原來參加工作堅決的爲羣衆服務的思想就不夠，立場本來不穩，聽了那人這樣一說就變了卦，就向上級提意見不去受訓，上級同志和我談也不頂事，結果沒有送我去受訓，把我調到曲谷鎭稅卡工作。到了稅卡以後我又想：這還不保險，還不知那一天又往遠裏調呀，不如乾脆脫離工作回家種地，如今家裏又有了地，自己刨闊上日月不得賴。主意拿定，就藉口不識字做不了稅收工作，家中困難要求脫離工作回家種地。領導上和我談了半天話沒有頂事，不管他們好說歹說，我反正是要回哩，縣裏沒辦法，就決定讓我回家。

初回到家裏，自以爲目的達到了，後來看見羣衆對我冷眉淡眼，有些人就向我當面說：「你高陞了吧，村長陞成家長了！」這時我開始覺着有些不對勁。一次我的姪兒媳婦，在衆人面前就向我說：「叔叔你說如今有羣衆啦沒有啦」？一句話問的我摸不了個門徑（莫明其妙之意）我說：「爲甚沒有了?」羣衆甚時也有啦。」她說：「你記的你去年秋天動員你姪兒去受冬學教員訓時他不去，你說要爲羣衆服務；如今你怎麼不爲羣衆服務，爲甚回了家？」一問的我閉口無言，滿面含羞，這一下對我的思想刺激非常深，以後我病了幾天，在我當村長時，病了羣衆天天有人來問，有的送些好吃的給我；這次病了，誰也不來看我！我在病中把這些問題想來想去想了好幾天，想通了以前上了落後人的當，使自己脫離了羣衆，也認識了爲羣衆謀利益，羣衆就會擁護我，關心我；爲自己自私自利羣衆就要諷刺我，不關心我。所以我下定決心病好了要重新向上級要求工作，重新爲羣衆服務，就是當通信員也願意。病好後上級答覆了這個要求，讓我代理曲谷鎭村長，我非常高興，我覺得這是羣衆教育了我；同時也了解了上級不怪我一時的落後，看見我認識了過去的不對，就讓我繼續工作，鼓勵我進步，我現在要下定決心爲羣衆服務到底。（馮冰向寄）

思想漫談

爲人爲什麼？

靳刃

「爲人活在世上，就是爲的生男育女，兒孫後代。」這在咱們老百姓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這個道理不完全，也有不對處，那就是你只爲了發男育女，就不爲羣衆了，這就是錯的。爲人爲什麼？咱們全解放區老百姓應該都是爲羣衆，也爲自已。你說爲人就是爲了發男育女嗎？可是沒有羣衆的翻身，不鬧革命，沒有新政權，在舊社會裏生下男女不得活，受地主惡霸剝削壓迫，還被人看不起，老子被人叫作「爛雲瓜」，兒子被叫作「爛雲瓜家兒的」，這樣的爲人有什麼意思？還不是一輩子作人家牛馬嗎？老子是老牛馬，生下兒女是小牛馬，一輩子受苦，一輩子受壓迫！如果人人都只顧了爲自己而單爲個人生男育女，我們將永遠不能翻身；地主惡霸就是希望咱們這樣的生男育女，他好說：「給我受苦吧，看你娃娃沒吃的！」還裝的「善心」哩，其實他爲了剝削，才不顧你斷後不斷後，舊社會有多少窮苦農民被壓迫得斷了後的呵！所以我們爲人不光是生男育女，更重要的是要爲羣衆，祇有你爲好羣衆，把工作作好，新政權鞏固，咱們生男育女，子子孫孫才能好活，活得光榮。我們的幹部，或者共產黨員，那就不但要爲羣衆在先，爲自己在後，必要的時候，還要犧牲自己的一切，去爲羣衆。一切爲了羣衆而捨身奮鬥的同志，雖然他自己少養兒女，或者沒有兒女，但是羣衆永遠記得他的。我們晉綏邊區的救星關政治委員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關政委爲羣衆奮鬥一生，他自己是沒有兒女的，可是他幫助羣衆翻了身，千百萬羣衆把他看成救命恩人，他死了，羣衆都哭，焚香燒紙來祭奠，羣衆說比死了親人還痛，咱們邊區羣衆還要給他塑像立碑，永世不忘。這就是爲人的最大光榮，一切優秀的覺悟的先進的人民戰士，都必須具有這樣的人生觀。

記段興玉在病中

張理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們去分區醫院會見了邊區民兵英雄段興玉同志，他是因去年十月在梁家莊戰鬥中運動過激而吐血成疾的，醫生說：「應該好好休養。」但他的精神卻異常振奮，在靠門的牆上掛着他的德國製七九步槍，擦得十分乾淨，他說：「這就是我最心愛的寶貝，它打一百粒子彈也不發一點熱。」他雖身在醫院，但仍時時刻刻關心着羣衆，當我們剛進門時，他正和一個青年民兵拆卸手榴彈柄，準備在夜晚炸狼，因爲最近幾天每夜有狼，已吃了羣衆好幾隻狗。他又告我們：「這村（醫院駐地）的變工隊組織不起有三個原因：一是去年沒算賬，工資至今未付，使一些長作了工的貧苦羣衆吃了虧。二是工資定每日五斤太高，使廣大的因沒好地而多種了地的羣衆吃了虧。三是幹部自私，派差不公——全村六十來個全勞動力只有廿二個人支差，不少幹部、民兵都把自己的事推給變工隊。他又說：「我每天去找老鄉坐，老鄉們也來我這裏坐，了解了很多情況，又轉告給村幹部了。最近幫助把民兵整理了一下，主要是教育，也洗刷了幾個不務生産、脫離羣衆的大二流子。」

當我們談到要求美軍撤離中國停止援蔣內戰。他很憤慨的說：「媽的，日本俘虜早八輩子就已送走了，他們還駐在這裏作甚哩？我們撤，趕快打電報讓他們撤退，要不退就把他當日本兵來打。」他又說：「蔣介石憑什敢打內戰哩，就憑他那只會抱太太吃好的喝好的「官」和細米的兵嗎？不是！就是美國作怪哩！假如蔣介石沒美國反動派接濟金錢武器，他連動也不敢動！」

當談到蔣介石召開他那所謂「國民大會」時，他說：「他要關住大門，獨自開臭毒虻大會，就讓他們開吧！但要臭毒對選上糞爬牛，還硬叫咱老百姓承認時，咱老百姓就一定要打垮他，因咱們有的是步槍，還有毛主席領導。」

他對目前解放區軍民前進行的自衛戰爭，充滿高度的勝利信心，他說：「不怕不識貨，單怕貨比貨，咱們是走到那裏就問羣衆生活好壞，組織變工紡織，他們是走那裏搶到那裏，老百姓說誰好誰就勝！」他又以他擔任村二十二戶人家中有十六個民兵參戰，原因就是大家都有了地種，吃穿有了辦法的事實說明了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重要，並說他家有二十餘畝地種不了，數年來就是移難民種着，但種地的人都害怕變地，不敢下糞和辛苦，對發展生產是個大障礙，說：「我已給我叔父寫回信去了，叫他把這些地送給種地人寫了死契。好使大家很快的翻起身來。」

全面抵抗唱農村

耀嵐

烏雲遮天天氣陰，
蔣介石軍隊要進攻，
消息傳到了各農村，
男女老少齊憤恨：
罵聲蔣介石賣國賊，
老百姓堅决和你拚！

民兵們，挖雷坑，
拿出晒乾的手榴彈，
擦淨步槍磨快刀，
一羣一夥去參軍。

玉茭子長的紅纓纓，
紅纓槍更比烈火紅，
自衛隊員們，
哨崗佈滿密層層、
像天羅地網——
單等你蔣介石，小白娥兒來送命。

毛驢、担架、鷄子、白麵、米湯飯……
老婆婆，小姑娘，走到街頭上，等咱八路軍戰士來好慰勞；
金黃的穀子紅高粱，
大車牲口送前方。

閻頑區小影（三十二）

郭老漢被逼抗閻軍

今年陰曆七月十四日，孝義高塘坡編村五大隊八個閻軍到了某村郭興全老漢家裏，嚷着要吃白麵和鷄子，郭興全婆姨說：「我家打的一石麥子全被你們要走了，那裏來的白麵？」一句話說的觸犯了那些瘟神，閻軍一頓痛打，老婆婆、女兒和媳婦全家被打的大哭小叫。村裏的人連跟前也不敢去，誰去就打誰。

這時，郭興全正從地裏回來，看見這般情形，咬着牙關說：「不要哭了，給人家作飯吧。」那些閻軍却不由分說又抓住郭興全老漢就打。郭興全老漢眼看活不了，拿起鐝頭就反擊，一連打中了兩個，一時八個閻軍嚇得跑光了，回頭才又合攏來，把老漢細綁要殺。郭興全老漢因平日對人和好，這次又是給村人出氣，附近村莊鬨訊聯合起來反對閻軍殺人，保出了郭老漢。但閻軍逼着要賠送禮物。大家正愁的時候，八路軍解放了高塘坡和兌九峪，把五大隊閻軍消滅了。（耿如鑒）

思想言論沒自由　賭博閑竄可隨便

范亭中學的同學們和我談起他們在閻頑統治時的學校情形，他們說：在閻錫山的學校裏，課程表上寫的每天上七點鐘的功課，而實際上才上的兩點，至多三點鐘，教員們三日兩頭喝酒猜拳，炒肉吃菜，到街上閒竄。學校沒錢用了，便印上些古文課頁子發給學生，每人五毛白洋。發了課頁子，並不上課，半年內連一「期考」共作過兩次國文。同志會的活動就是一切，把你找到辦公室裏，第一句：「你參加了會吧？」同學們不願參加，推辭說：「我現在不能決定，和家裏商議後再說吧。」他便說：「要和家裏商議，就是自己已經願意，給你記上了。」同學說：「不要記上。」「去吧，早記上了！」到宣誓時誰也不宣，同志會主任說：「我替你們宣吧！」便把宣誓一唸，同學們不願塡志願書，他也代塡了，還硬拉着按手印，有一哄而散的。同志會整天給同學們腦中灌「兵農合一」，如果同學在一塊兒談國家大事，是要受到干涉和處罰的，思想言論毫無自由，要是談女人、賭博問題，那倒是可以的。（羅一放）

婦女們搶定標準布

洪波

離石三區柳家莊柳海林家窰裏，擠滿了全村的婦女；連六七十歲的老婆婆與七八歲的小女子們也來定標準布，大家都互相爭着多定幾疋。當村長侯廷貴同志擠到炕桌跟前時，有的婦女就說：「侯村長，我今年可要多定幾疋啊……」侯村長說：「絕對歡迎，越多越好嘛……」接着侯村長打開筆記本本把目前時局向大家講了一下，說明今天時局緊張與今年冬季生產的重大意義，一定要加緊生產，支援前綫。同時又說明今年的標準布也可以說是翻身布；一個特等布可以賺兩斗三升小米，最下等的也能賺一斗五升。只要大家多定標準布，明年春季的口糧就不會發生困難。當時婦女們就略吵：「還是好事嘛，對自己又有利，又是援了前綫……」馬上中隊長家婆姨劉香蓮與鄭金蓮每人定了兩疋，接着這個一疋，那個兩疋，還有定五疋的！一個六十七歲的老婆婆也說：「侯村長，給我也定上一疋。」侯村長看她年老有病，勸她不用定，她說：「今年冬季生產重要，我還是可以定一疋」。七十多歲的柳金啓和他的瞎老婆還定了一疋標準布。正在這時，一個長着白鬍子的柳樹清擠進來說：「侯村長，給我也定上一疋。」我很奇怪的問他：「你老人家也何織布?」他說：「我找人變工嘛，人家給織，我給人家紡綫綫。」在這樣積極的搶定之下，九十二疋標準布不到一陣工夫就定完了，而且保證今年臘月十五日前完成。接着婦女們就領取調劑的棉花去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

啓事

[illegible]